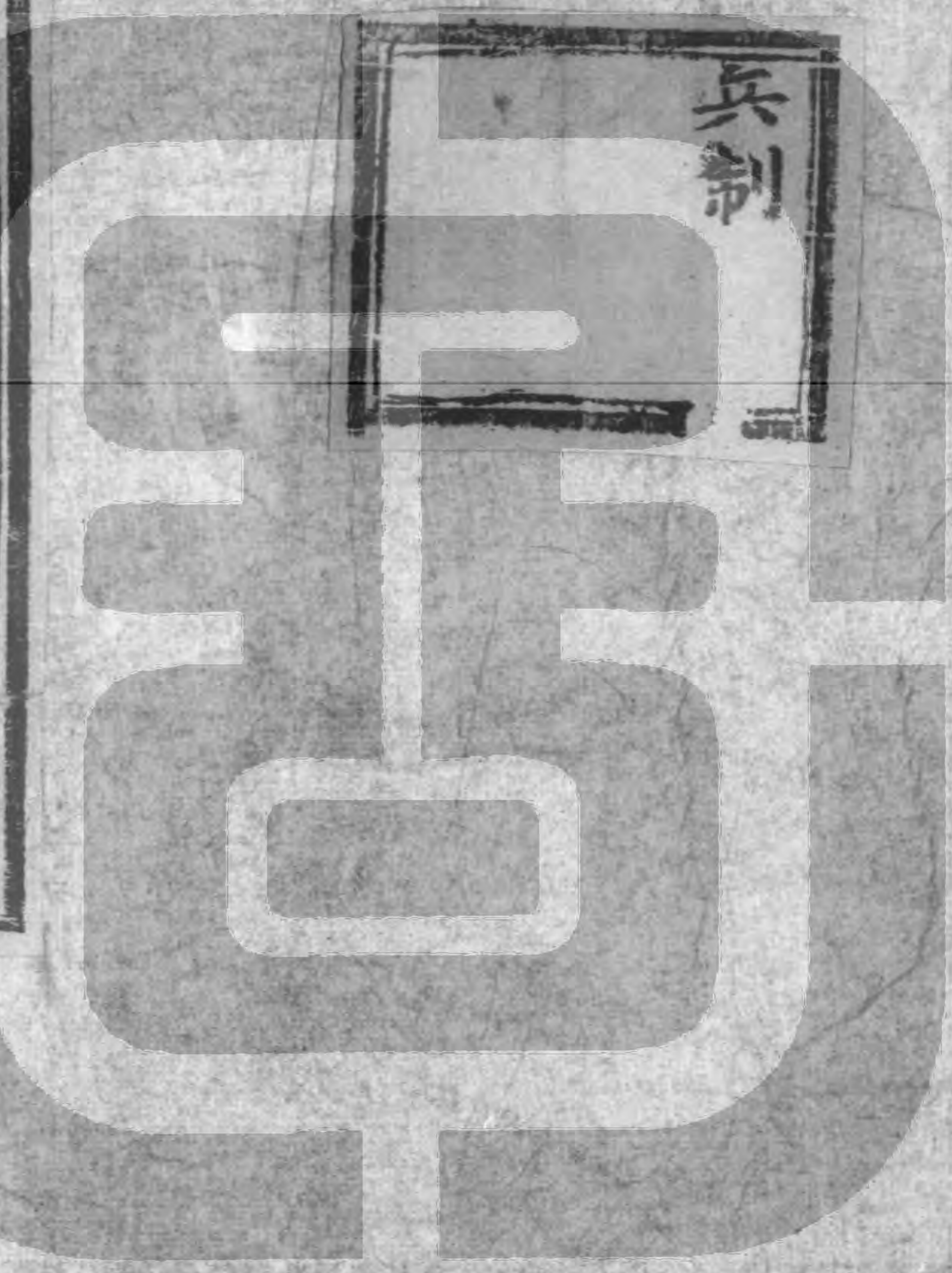


6244
97

兵制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十九
之二百二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

兵制

趙孝成王時荀卿與臨武君議兵於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慮忽愆聞，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棄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曹者也。路暴露曹讀為和謂上下不相覆蓋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禁詐

祭猶巧拙有幸焉。以祭詐亮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耳目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埒。隴種東籬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樹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黠。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

危。慮敵之者。則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讀為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

道可行而可。荀卿曰。凡在大王。將率皆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

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陰禮貴

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

足印。結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

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陰禮效功上也。效驗重祿貴節次也。上功

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

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強。

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

麻。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

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陰技擊。其技也。得一者則賜。贈。錫。金。無本

賞矣。是事小敵，堯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也。是其去貨市，儒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謂取其長短，力中度也。衣三屬之甲。上屬一，中屬一，下屬一。屬之，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鞬帶劍。鞬，與背同。謂著也。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改造，更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死，恫之以慶賞。猶藉也。不勝則以刑罰威藉之。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闔無由也。阮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

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備徒鬻賈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無殆之耳。微，妙也。精也。盡也。殆，危也。故招近當作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漸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遇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莒之莊躄，秦之衛鞅，燕之繆綏，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巧拙強弱，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摯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與，讀為望。持也。摯，挈也。摯據，司。讀為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

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趙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慶

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醜。通山澤而易閑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遠謬。伏用震龍言。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闔外。辟緣木求魚。不可得矣。豈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遣次之主。覲蹠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接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變。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

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劬效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存。妄陳膚知。追懼乖謬。

唐太宗時。簡黠使出。右僕射封德彞等並欲令取中男。勅三四出。魏徵執奏不可。德彞重奏稱。今見簡黠使云中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雖年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肯署勅。太宗召徵作色讓之曰。男若實小。不黠入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黠取。於理何妨。耶。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黠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然比年來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耶。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關志。若多黠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

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云。逋租宿債。及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勅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皆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便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怨。已徵得物。便黠入軍。來年為始。何所取信。又其理所寄。唯在縣令刺史。年常檢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黠。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為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甕一口。

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句踐載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忘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孤矢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高宗麟德元年。熊津都督劉仁執上言曰。戍兵疲羸者。多衣履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時。百姓應募。或請自辦衣糧。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沒王事者。數使弔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勲一轉。自顯慶五年度海者。官不及記錄。死者無人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弱而貧者。被發即行。海東苦戰之時。許以勲賞。及達西岸。唯聞推棹奪賜。破勲州縣。追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其有勲級。亦

不免挽引之勞。無異白丁。又初發時。唯令備一軍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師衆疲勞。立効無日。上深納其言。

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武陟尉負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死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武后時。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檢校左庶子王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

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代宗時。左拾遺獨孤及奏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遠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罪。而厚其疾也。夫瘡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滅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還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曷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上替之憲。我上以為然。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二。陝西歲費

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成平遠。今危三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奉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願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關。即遷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覲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康定元年。知制誥富弼上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非法制網維。不可以守矣。生民重畜也。非智力控禦。不可以保矣。是故先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唯恐失大器而喪重畜也。臣伏見西戎僭叛。屢寇邊境。不

道不足以支。朝廷悉發京東京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惟此調發。故關中得之未足以克。而十一道之兵已盡矣。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次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闕鄉民俾習武。以代軍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臣未諭也。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是不加保守。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凡姦賊好窺覲者。無世不有。今西鄙用兵。天下兵與將皆集於西方。力必不能及他道。則就無備而作焉。以臣觀此九道州軍。或一豪傑率數十夫。伺州官翔望。行香畢。集持鋤鋤白旌。呼奮擊。可盡殺之。誰復禦者。然後開府庫。復劫取豪家物。散施召募。必應

者如雲。一日可得千計。鼓行而前。處處無兵。又城壘不修。諸郡縣鎮所至必陷。侯奏至朝廷。即時發兵。亦不減三兩月方至。則其徒必及萬數。何可破耶。臣又慮陛下以謂巨寇必不能猝至。臣不敢遠稽前古。畧引隋唐以來東南為寇者以明之。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煥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銳起羅縣。各眾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為都頭。剽掠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商。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為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為寇淵藪。唯王者能鎮撫之。則寇不能生於其間。不然。則亂之必矣。今九道大小一

百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教訓為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畧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為難矣。臣前所謂天下生民宜網羅而控制之者。以此道也。臣伏念京東京西。雖置鄉兵。而軍兵絕寡。亦未見久安之理。夫鄉兵無營壘。散處村堡。又各持兵仗。其部伍上下終不得如軍兵之肅也。或因饑饉為姦傑倡之。安能使必不為盜。又宜得軍兵兩相制禦。况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社

伏威起齊。遂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朐。擁衆百萬。陷覆兩京。橫行天下。雖然。觀起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漫。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則可無虞矣。議者或謂財用不足。恐難成此。夫以天下安全之業。尚患財窘而不能立久長之策。不幸小有寇聚。則如之何。伏惟陛下以宗社為憂。以生民為念。裁制私欲。損節橫費。則數萬之衆。不日可募。此無疆之基也。知連州林槩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府兵之法。四歛一民。部以為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官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

二年。河東轉運使文彥博奏曰。臣於去年二月初。曾上言。乞於河東路每三丁點一丁充強壯。緩急為守禦之備。自後朝廷差吳遵路等。於河東路點差到強壯共一十四萬三千餘人。內一十三萬三千餘人。是主戶。九千餘人。是客戶。皆兩丁內點一丁充強壯。臣今徧歷到諸州軍。竊見所點到強壯太多而不精。兼頗妨奪農事。臣檢會咸平中。曾降敕。點差強壯。本路除晉絳慈隰麟府六州不點差外。共點差到強壯四萬四千餘人。今來雖添晉絳慈隰四州點差強壯。即比咸平舊數。幾及三倍。况本路主客人戶共三十一萬。勘會纔及陝西人戶之半。昨來陝西所點弓手。只十萬人。以此况之。即河東所點集太多。而妨農也。臣欲乞依陝西體例。每三丁點一丁充強壯。猶可得八萬餘人。所貴務農作者。不致妨廢。習武事者。頗得精專。如先臣所奏。

更不鈔點據丁口數目而去留之。並不騷擾動衆。

慶曆元年。知諫院張方平上奏曰。臣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內。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敕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敕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諱。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間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猶恐不能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命雖令使人招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逐處官吏迫致之。爾切惟所差使臣。蓋皆期於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唯知用心。若其謀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姦猾乘釁相激。課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團結結甲。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土。聚依蒲澤。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之有謀。乘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輯。此其不便三也。

一今京東西路頗為飢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適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緩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敵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啓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隱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勛。是皆始於烏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

右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

識淺近。誠不足以參國論。贊聖謀。但以職在諫曹。義當有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襄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更代。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費。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乎籍之為兵者。不唯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別。此其大戚也。今若番休。適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太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扞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興之威。猶恐其亂。乃密誡諸州郡。剋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奸謀相動。不復及矣。今朝廷既惜強籍之名。為必

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三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起。但恐使入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命。俾所差官勿違。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悽悽丹誠。切冀昭納。

方平又奏曰。臣近親宣命差官往陝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者。事甚不便。已於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蒙朝廷別有處分。臣不勝憂疑。敢奏論其事。至諸召募之狀。已具條陳。今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二。若召人情願充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徒使朝廷失大信於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擾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可。果強而致之。喧譁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召募。寬之則事不集。急之則促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淺。忝居諫

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戎備事大。衛兵禁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蓋朝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思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日之為人。未必為國家用。適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向者群盜竊發。潛匿山谷。殺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父乃幸得自濟。近日州郡奏報。比有奸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方艱食。正月向盡。麥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振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相煽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運之輩乘隙嘯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遁。即拱手就擒。雖以墨翟之智。不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宗廟之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者。若專以人事料之。但見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其間戎狄侵軼。數至畿甸。大盜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卒全大業者。所恃

民心不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下兵。轉貧食以事之。徐方戍卒相率回戈。連陷江淮。遂啓仙芝黃巢之寇。生民塗炭。因此遂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遠矣。夫賢智之謀。事有萬全之形。而後有一缺之虞。猶不以僥倖為之。今天下猶古也。陛下奈何。屢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從容講求。至如京東西州郡。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比州郡患於乏人。每使命揀不無留占。若量逐處民兵。隨其衆寡。分番於本州防守。蓋代見軍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朝廷機事。非臣詳之揣摩。以言精切未盡。屢展蟾蜍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蓋惟大義之所存。故於藁軀而無愛。不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之至。

方平又上疏曰。三代而下。言治國者。惟漢唐至我朝焉。天下其猶故也。以言乎蠹則益多矣。漢以兼併。唐則釋老。我朝加以兵馬。蠹出於一。百姓有不足者。蠹出於二。國且虛乏。三蠹並生。若之何而冀上下之豐給也。蓋天生五材。世所並用。必有武備。邦之大經。夫兵國之衛也。尚蠹之云乎。以夫置兵之法。與古已異。是以謂之蠹焉。自三代而下。逮于唐。兵農一本。故周氏因州里以起師旅。齊人脩內政以寓軍令。漢法調民代更。以充邊戍。唐制案籍科數。以備府兵。故其人耕則為農。戰則為兵。未有平歲安坐。仰衣食於帑廩者也。案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計其財用。日費千金。故兵貴拙速。不以久為巧者。懼其屈力殫貨。以弊國搔民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今自禁衛通于州郡之冗卒。不啻百萬。恣口而食。舒臂而衣。數日為期。以取賜賚。是日有萬金之奉。無時休息。天下供待。安得勿困。夫用兵之術。考之前世。惟唐氏最為無數。凡起徒役。集藩鎮之兵。出于其境。則食于度支。故驕將悍卒。陰相連

衡緩師養寇。邀寵圖利。國力不能給。輒罷釋而更厚姑息之。然猶師
解則費有時而息矣。初天寶中。廢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代
德之後。內外多難。益設禁衛。增立名號。而有天威神策之軍。至于有
大征討。是徒衆必衆。諸侯之師。故實應建中國。雖多故。其所漕引
江淮之粟。以給關中。以供兵食。饒四十萬斛。猶莫登焉。今者運于東
南。輸之太倉。十倍唐氏。猶常若不逮也。京師之民。口億萬計。太半仰
食軍稍之餘。故在稻粟之鄉。耒耜之民。寒耕暑耘。常無餘粒。中人已
下。率亡蓋藏。強家之儲。鮮及新穀。釐地之力。窮農之功。悉卷而西。都
為兵食。故臣數為一蠹為其置之之法。與古已異矣。然則柰何。若夫
上不關武備。下不耗國財。則臣嘗有民兵之說。足食足兵。不廢訓練。
則臣嘗有屯田之論。儻見採于廊廟之上。潤澤而試之。不十年而精
兵皆在南顧矣。然後寬徭薄賦。勸農務本。損上益下。民說必以無疆。

捨禁去幾。國用自當周贍。家給人足。禮義興行。洋洋乎。頌聲盛。德軼
乎三代矣。

方平又上兵器論曰。臣聞鑠金為刃。弦木為弧。古之聖人以威天下。
故國之重器。厥惟五兵。歷代寶之。以為神物。是以周官六職。工居一
卿。其治兵之工。則桃氏為刃。函人為甲。冶氏為戈戟。廬人為矢。司
人為弓。矢人為矢。其典兵之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職。
掌辨其物。受而藏之。以待軍事。故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
此四者。然後為良。夫寒溫異宜。陰陽異齊。此天時之節也。剛柔殊性。
堅脆殊理。此地氣之分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
材之美者也。粵之鑄。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此工之巧者也。古者
百工之伎。必皆世守。監長日號。戒其不良。物勒工名。識所精濫。而有
司乘其事。考其器。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之。是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

不忘武備。戎之大經。臣竊見今諸州郡所上兵物。徒有名數。實皆虛
惡。不足為用。蓋天下承平。長久。兵未嘗試。上吏視為冗務。監長安能
盡心。選占善工。為家治具。又州郡率少軍匠。借役民工。以次姦侵。苟
求速就。及輸上中府。而主吏因緣為市。惟貨是問。闕數而已。其為弓
也。角筋無液。治之法。故其引之必撓。縱其為矢也。筈羽無漆。厚之囊。
故其發之必翔。俛其為刀也。金無煎和之齊。安得敵。盡一而不惡。其為
函也。革無豐約之制。安得長。圍而便利。夫介冑不完。士如袒。戰器械
不精。卒猶手搏。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為兩。旅權服
者之上下。故井賦之法。車甲各出於丘甸焉。若其合軍。交和。鼓驅而
進。以命爭命。以首爭首。而弓折。刀卷。甲裂。鎗敗。是乃委人於死地。而
奪其自救之具也。不教民戰。尚謂棄之。投人於死。豈仁之謂。管子曰。
致天下之精材者。五而木之九。而十之。萊工三倍。不遠千里。管子曰。

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記曰。日省月試。
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臣謂宜嚴立新條。務釐此弊。外使州郡守
倅通領。工作而委提點。刑獄總檢之。厚匠手之稍食。寬日課之役力。
材取乎精。木取乎豐。工務乎盡。不務乎速。器求乎良。不求乎多。吳及
越。戟之利。燕弓代革之勁。因地之產。就民所工。設為監司。厚價募取。
則雖田間之下。匠鍛之巧。一人一藝。咸歸官府矣。而內選重臣。掌其
守藏。司其頒入。凡州郡所上。必有試焉。工有不當。必行其罪。如此。則
府皆善兵。國有重備。以待武事。無誤他時。夫害起乎甚微。患生乎所
忽。茲事雖小。所繫極大。故獻鄙議。冀裨冬官氏之闕政焉。
方平又上民兵論曰。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
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為伍兩卒旅師軍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
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錫鏡旗物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為農。起戰則為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聲相辨。自三代至于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貞觀中。因踵隋制。內為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漸久。武事不脩。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范陽。并河朔。獵留鄭。衝鞏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勲勞。拔用聚斂之臣。廣為歛剝之計。生民膏血。滴瀝之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帥。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响濡。育為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為

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己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五十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壻賦重。人皆困匱。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忠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乘累世之巢穴。為蕞蕪之淵藪。相為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倏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

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宗之北征也。亦嘗制為鄉軍之法。稱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鄙繹驛。國兵再切。義軍奮拒。號為強銳。夫界邊之郡。民多習聞。結曹分伍。挽強拔距。裹糧淬刃。惟虜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歲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利害常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方太宗之制。謹修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戶千為戶。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為戶五千。貴者賢者能者。廢公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為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為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廳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趨擊刺之法。州長巡行郡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興。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

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登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完壘。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且奔擾。百人謀突。立可潰亂。且秦之顛也。以陳項漢之危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烏合於倉卒。計非其素定。無決全之筭。非訓練之銳。奮挺為戟。指竿為旗。而蹂郡夷都。如摧枯破竹。瓦解土散。瀟漫莫遏。雖乘朝之有農。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蒐練以時。戰士服于田疇。部伍存于軍籍。兵仗貯于官府。粟帛實于帑庾。寬其苛歛。復其他徭。調教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訓練。內則禁衛驕兵。可漸消滅。雖戎虜有冒。根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強。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願議者以為何如。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善為一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若夫

文德修於兩階。聲教被乎八垓。兆庶懷仁。愛之如父母。高狄慕義。親之若君師。愷悌之化行。暴亂之端戢。是謂善為國者。不師。惟懼之中。几筵之上。指顧之際。得失迴焉。棄折其牙。厲平其階。其為理也。有不亂之勢。其為備也。有不可犯之形。此謂善師者。不戰。合軍聚衆。交和而舍。將誠勇智。衆誠精練。天地誠得。法令誠信。而我之廟筭必勝矣。此謂善戰者。不敗。雖然。兵者死地。而戰危事也。故昔之為國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故為國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不可勝者。備也。可勝者。戰也。故曰。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備於無形。策於無聲。攻其心於未合。伐其謀於未成。故不待交綏而敵已敗。夫如是。又何智名勇功之有乎。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坤。又况宅天下之大。而可以忘武備乎。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教以戰。是謂棄之。昔周氏因戎。之紀。重兵焉。

之法。天子六軍。兵車萬乘。比年簡車。二年簡士。五年簡帥。軍帥者。旅以蒐。夏蒞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漢制。京師則有兩軍七校。郡國則有材官樓船。皆歲時聽習武事。未嘗廢也。後晉武帝既定吳。曾講武于宣武場。時山濤與盧欽給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縣武備。帝雖稱善。而不能用。永嘉之後。寇難蜂起。方郡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成戰國。至隋文帝平陳。始遵王統。內置十二衛。擗功臣於散地。外分折衝府。備兵籍於調裝。唐因其制。凡三百七十四府。散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後承平漸久。中國安寧。於是逃者不捕。亡者不補。衛士無實籍。衛將為虛名。至天寶中。遂停折衝府。而幽陵之師。堂堂焉在成鎬之郊矣。于後章武削平群盜。恢復兩河。而植額無成。務之才旋以判渙。昌悅建銷兵之術。更取孤危。本弱木強。漸成顛拔。疆藩內侮。王室其頽。今我治朝。丕迪皇道。濠寨一統。

神旗無指伐之行。戎虜稱和。善錢息受成之命。化平治定。三紀于茲。是以衣冠措紳。不道軍旅之事。魏貅士卒。罔知戰陣之容。天下安于隆平。郡國頌以無備。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可無用。不可無備。善師不戰備之謂也。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政之本。經惟文與武。禮樂制度。文之施也。禁暴戢亂。武之用也。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臣陋愚謹生。不達兵事。今所論著。皆參校前史舊迹得失之狀。可施於今者。冀上贊廟堂之餘論焉。

八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今天下兵卒最為冗多。較於祖宗三朝。數增十倍。然皆老弱羸怯。混淆其間。堪戰精銳者。纔三四。而國家竭民力以贍之。日困一日。何以取濟。其已在軍籍者。誠未可立行措置。求折衷之策。則莫若窒其源本。欲乞天下除禁軍已有指揮

往招填外。除諸路本城不係披帶諸軍。且未得招填。其有名額空存。而人數不滿一百者。並撥併入本州諸軍。及遇揀選。半糧剩員之時。並委自逐州當職官吏審驗。六十五丁如堪執役。即且存留。七十以上一例放停。不得竊主恩而為己惠。收小人之妄譽。所有在京除見幹當職事文武官吏。合依勅破兵士當直外。並不得妄作名目占留。陳乞。在他幹當見有者。仰逐處一面抽下。其本城諸軍。候及三年。逐州具計減得多少人數。今來約令留多少人數。申奏。委大臣議定。經久措置。所貴軍政益脩。國財稍給。禁軍若久不招填。又恐不可。乞以即今見在為額。轉旋揀去老弱者。招少壯者填之。

皇祐四年。河北都轉運使包拯。請那移河北兵馬。疏曰。臣聞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為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歛橫取。尚所不至。民既困矣。敢何禦焉。

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常患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為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贖一隅。當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求濟。豈可坐觀其敵。而不務揀之之策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泊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况逐處地利富實。糧儲易致。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耶。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在養之教。之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勇強壯十八萬餘人。以充

其數。緣河朔之民。素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偽。校之南兵。絕為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為。其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越過目前。以為成筭。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加重歛。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聖慮財擇。不任懇迫之至。

仁宗時。極又奏曰。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衆。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衛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為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絲中創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曠祖宗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舊衛統銳為之。

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
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
釋之。緣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矧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
諳戎虜之情偽。他路較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黠閑捨客取主。又責以
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
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真之制。約而行之。
不以戶下田足田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籍之。不及數者
即捨之。取其中稍富實者。令差出穀帛錢貨以給籍丁之貧家。如此
得兵可倍往歲。亦可以少抑兼并而貧悴之戶有所仰矣。一則供饋
不費。二則群情樂為其履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之舊制焉。河朔民
兵既壯。而禁軍留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虜詭詐萬端。聲言西討。
修築城柵。黠集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而議者但恃盟

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意。伺釁而發。曷以禦之。此亦必
然之兆。得無熟思乎。况邊上武將未甚得人。且將者人之司命。而邦
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審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
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
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伏望陛下少留聖意。特賜省察。

拯又請添河北入中糧草。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謂大司農耿壽昌
曰。於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羗人不敢動矣。壽昌請糴百萬斛。延
得四十萬。一失此策。羗人故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
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
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處。約及
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
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緩急如何取濟。雖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

然河朔根本之地。自黠虜講好。觀釁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虛聲。急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處置邊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為。臣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採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三司應河北沿邊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乞支撥見錢百萬貫。越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糴。却自御河輦運往沿邊州軍。以實儲廩。比之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仍乞速賜指揮施行。

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邨上奏曰。臣伏見陝西路。頃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之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驅之行陣。固難得力。自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

費廩食。不可勝計。况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甚非所願。伏望勅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兵士。除人員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小不及等之人。如願不在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歸。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以此軍番迎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特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缺。方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冗兵。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供應。陛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內。可減三數萬人。迺亦省費之一端。近包拯被命往陝西制置解鹽。伏乞下臣此議。使其就近覆驗。所真審擇利害。然後施行。

五年。御史中丞孫抃上奏曰。臣伏見兵家征行守禦之法。其所用士

旅以知人情者為先。熟地里者次之。諳土風者又次之。何則？知人情則強弱先辨，熟地里則險易先知，諳土風則寒暑先備，故臨事也便而取効也速。是以所安者平原易地，置之險阻則懼矣。所習者大陵高阜，移之谿澗則危矣。古聖賢確論皆然。國朝有天下，所置州郡必招置本土人充軍，或三兩指揮名額各異。比年以來，逐處凡有緩急，此等人號為得力，非他知人情熟地里諳土風故也。然而軍數寡少，月給微薄，防托之際，事功難集。臣欲乞應沿邊州郡，密邇蕃夷部落，谿澗去處，凡有本土軍分者，望朝廷相度稍益其數目，量增其請受，以時而練習之。一則團結部伍，漸成次第，隣近蕃夷寇賊不敢作過。二則衣糧差足，可以收其盡瘁之報。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比奉使河北，伏見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及隴畝田力之人，冒為軍營子弟，誠是軍營子

弟，則今日詔下，明日便當投牒，豈有及今一年尚未盡至。其為坊市無賴隴畝力田之人明矣。况今田甚曠，民甚稀，賦役甚重，國用甚不足，所以然者，正由兵多也。先朝用兵時，兵纔四十餘萬，今不用兵而兵已倍之。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議也。必以為備契丹也。今塘水東西三百餘里，多於先朝也。歲予金繒五十萬，禮聘又十餘萬，亦多於先朝也。以多於先朝之塘水，多於先朝之金繒，以備契丹而與之和也。宜省兵以息民，而益多兵以困民者，臣所以深惑也。契丹自知顧塘水之限，貪金繒之利，而不敢動者，五十年于今矣。方契丹貪利而不敢動之時，其民宜富貴而反日以困，國用宜饒足而反日以蹙，此無他，兵多而民稀，田曠與賦役重也。使契丹而有一日之警，將何以繼之哉。大臣終不知念此，而但以多兵為有備，此臣所以深惑也。今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貪金繒之利厚也。誠使棄利為

寇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棄城之人。其坊市無賴龍取力田者又將焉往。况契丹貪利而不敢動。而預畜養之以困斯民乎。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已先困。國用已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大臣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感昔漢武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者。欲以得所欲也。今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一家。尚知量入以為出。况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其可以無經制乎。臣伏見今之世。有失入徒罪。若流若死者。陛下必加罪有司。其在選人必加停殿。後雖用之。不得遷改。此所以見陛下鄉民之心至矣。今大臣舉天下之民而困之。豈

特失入徒流死罪之比。而陛下略不加問。是捨所大而急所細也。臣愚豈得默焉。陛下誠能罷今招兵勅大臣使具太祖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兵數官數。酌取中道立為經制。以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留備水旱。及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二年之蓄。邊城甚者或三數月耳。不幸有連二年之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此臣所謂言責也。陛下所宜留念。大臣所宜盡心悉力之時也。伏乞下臣章中書樞密大臣。并臣前奏。看詳。若不以臣莽才而信用其言。先罷招兵。然後量今天下賦入以為國用。使上下寬裕。非

獨臣之幸也。乃天下之幸也。

鎮又論益兵奏曰。臣去歲八月言。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天下中書樞密大臣條理究行。及今累月不報。遲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大臣恬然不以為恠。此臣區區不得隱默。而再冒聞也。夫慮之有素。為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為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悖。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足。而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苦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虜才遣一介之使至。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為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增已百萬貫。

矣。百萬貫之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今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為備預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悖也。夫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去年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死奔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知自愛則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為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

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謫見于天。皆民怨之感也。伏乞陛下明勅大臣。求今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為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愚直之罪。伏惟裁赦。鎮又論河北河東兵奏曰。臣竊聞契丹新立。其叔領兵盤桓山後。召不肯赴。深恐邊臣緣此張皇。更請益兵。今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為緩急非常。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䟽旁午。以挫朝廷者。亦五十年矣。廟堂議臣。遠鄙謀將。中外徂習。安為故常。所以兵益多。糧益匱。民力益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此臣懇懇而不能已也。今義勇三十萬。為稍近古。禁軍三十餘萬。皆仰縣官。就三十餘萬中。半皆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敵則先自敗亡。非獨先自敗亡。適所以為驍壯之累。是驍壯者不可不練。而老弱怯懦者不可不抑去也。老弱怯懦不抑去。則費廣。費廣則民罷。民罷則不自愛養。治兵以衛。不自愛之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塞外。而在塞內也。臣竊計慮契丹新主嗣立。遂定。則與故主無殊。盟好亦必堅久。就使其叔爭立。國中有變。待蕃漢懷服。其勢不五七年不得平定。朝廷乘五七年之間。懲前之失。謀東練驍壯。抑去老弱怯懦。使民力得紓。國用得饒。以待寇至。必勝之道也。古人請三萬兵。橫行匈奴中。今以六十萬眾。重之以高城深池。惴惴然常恐不足者。殆將相不任責也。陛下誠能專責將相。委以經略。非特邊鄙無事。將見天下得復太平也。臣前所上兵民事。伏惟勅大臣平章。如不以臣愚而廢其言。必有萬一之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

兵制

宋仁宗時陝西經畧安撫使夏竦論兵政曰。臣聞屯師制敵。其急有四。簡士卒。齊號令。聚芻粟。利器械。士卒不簡。則陣不成。列。號令不一。則戰不應。節芻粟不聚。則不能持久。器械不利。則不能爭鋒。陣不成。列。則左擊右解。戰不應。節。則前進後退。不能持久。則衆心易離。不能爭鋒。則兵氣不振。不知芻粟器械之計者。以卒與敵也。不知士卒號令之要者。以將與敵也。覆軍殺將。大事去矣。善為將者。簡其部伍。稽其將校。不以腰腹膚革為選。而尚其能。不以年所久次為勲。而計其庸。壯者或困於暴露。瘠者或便於馳逐。舊者或畏避。無勇。新者或自奮。不顧。尚能而用。計庸而賞。然後為金鼓以節其進退。為旌旗以正其行伍。金鼓節。則聽者專。旌旗正。則視者審。號令不差。耳目不惑。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令五申。多益辨。於是治倉廩。以堅其心。整武備。以揚其氣。其心堅則鬪志勵。其氣揚則勇心奮。治衆如治寡。用弱如用彊。以是而觀。則兵政成矣。

蔡襄上奏曰。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亡者十萬餘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點差之計。為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申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同共從長商量。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

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師之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兵北舉。而無成功者。尚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臨軍。劉文裕。王誨。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為裨校部曲之差。分為前後左右之屬。管兵臣僚官屬。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以所領兵多少為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

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襄又上言曰。或曰。練兵擇馬。減省邊郡之糧。饋其足以持久。手曰。若欲為持久計者。莫若增置鄉兵。有唐之制。天下州郡募百姓為府兵。府不過一千二百人。外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而籍名於官。不離其鄉里。農隙教習武藝。其餘時則居家。有警急則集而守備。今若置之。不費國家之用。足為天下根本矣。臣切謂關中。今若召募一年之間。可致五十萬人。一年教習。足以守備。則關中之勢已強矣。或曰。今募鄉兵。則關中騷動。如何。曰。府兵不黜其面。又立名目。若折衝果毅之類。與兵卒不同。擇其鄉里豪武者為總領。乘農閒則教習。有警急則守城。不離其居。不妨其業。則百姓為之何所苦也。若然。有必置之術。頃年靈武用兵。陝西般糧草。最為勞弊。至今老人耳目相接。往往皆

能言之。若先下陝西計度。轉般糧草往邊郡。次下募兵之制。應家有充鄉兵。特免轉般。如是應募者衆矣。或曰。兵散在野。則如何。曰。開元之前。不聞府兵為亂者。蓋其勢分。人牙相持。雖久不為患也矣。臣今畧陳其大槩。國家儻行之。乞下大臣詳議條目。

襄又奏減費用曰。臣切見正月以來。發兵馬赴沿邊州郡。皆全軍而往。未嘗精擇。夫全軍而往。必有老者。武藝不精者。此等兵卒。皆不可用。又邊郡之地。多處山險。而軍中之馬。有老病瘦瘠不堪馳逐者。亦隨軍而往。若有戰鬪。亦不可用也。况沿邊如廊延等山路險阻。饋運雖今日中糴糧草。皆是本處居民積聚之餘。若一歲之後。必須外州輦運。苟非擔負。不可得至。是以不可用之軍馬。坐費難致之芻粟。臣欲乞令邊郡帥臣。於已至兵馬中。選武藝精者。及馬之強者。留之。其兵卒老弱者。武藝不精者。及馬之老病瘦瘠不堪馳逐者。皆遣至近

襄州軍或罷歸之所貴便於供給夫兵精馬強以戰則力倍自然臨邊之郡糧儲可節也。

知諫院司馬光論揀兵疏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陛下不可及。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盛。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蟴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

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關。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畏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炮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羌胡之孽。子智高蠻獠之擾。屢敢倔強。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

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此。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羸弱。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湏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湏至招

揀。方得聞奏施行。并戒約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指揮。取進止。

蘇舜欽上疏曰。臣謹按周禮。牙章以起軍旅。漢世。教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為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為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賫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文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為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為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增減。乞詔有司詳定之。伏取進止。

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疏曰。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眾。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闔志。將以增

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畏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米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益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益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

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吝。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下幸甚。

知成德軍宋祁請復唐馱幕。奏曰。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賫。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槽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負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上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馬軍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則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

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取進止。

宋庠上奏曰。日者朝廷念承平之久。再令河北河東蒐補強壯之籍。及諸路創添弓手。陰為武備。誠大惠也。然綱條粗舉。防檢未周。若弗遠圖。懼無實効。竊觀諸路唯河北風俗差為習慣。若欲立法定制。宜從此始。謹具利病知左。

一 退虛數

近者差點強壯之時。依先降條貫。於三丁兩丁內。以一丁係籍。故河北比於他路。民數最多。然其間壯老相參。貧富不等。每歲團集訓練之日。雖官給糧食。而本家亦有齋送之勤。又別無優異蠲存之制。故兩丁之戶。一丁在官。一丁供給。是一家之事。廢矣。又州縣有諸色公人之役。理難減罷。今一家有應別役者。則權免強壯。俟其役罷復收而籍之。此亦一名之家。供兩色之役。

番休迺上。非人情之樂也。臣欲乞委本屬長吏。躬閱戶等。應第四等以上戶。除老弱外。實有三丁者。取一丁。自餘兩丁及第五等戶。皆免之。以備他役。仍令州縣將本處諸色公人實數。別定合差人戶。常留三番。以相替換。不得更充強壯。已係強壯者。亦不輪充他役。如此。則人有定業。戶無兼勞。公私之間。各得其所。一備實用。

伏詳河北初置強壯之意。但欲令鄉土所在。自為之守。故不責以戰鬪金鼓之事。是以昨來再行添差之際。明告以不刺手。面不離鄉里。且為禦盜防城之備。臣竊念既已點定。勁勇數十萬人。而不能。誠可惜也。且邊朔之地。萬一有警。則田野之戶。並將家屬入保堅城。當此之時。無論公私。盡可驅而為守。何必預籍強壯也。臣故欲先簡去貧弱少丁之戶。取其實力。因而用之。

大名府至河更為一部署。凡河北一路強壯分三部署以統焉。平寧之時各令本州分番以習武。警急之際則部署隨多少聚之於本路以備戰。河北一路先定其制則他路可倣而為法矣。若常日在家不上者委本縣令佐或本路別使。若本路別使相督察勸以農事。有游惰不作則嚴刑以糾之。又每州別置鈐轄一員與知州同掌兵籍。凡言兵則正軍如此則舊屯禁軍可並歸宿衛。唯留就糧者於本路用相鎮服。俟其耳目漸熟則自成府兵之制。其他委曲條貫可使有司因時增借也。

庠又奏曰。臣近觀呂夷簡再述河北強壯久失訓練等事。尋已却委本官就近詳酌者。臣竊聞跨河而北元係強壯之籍者踰數十萬皆土著精卒為國扞防。官司點習條約明具自契丹通好以來而內外共務因循專為嫌避不教民戰三十餘年。逃冒流亡但存空簿日復

一日識者寒心。而呂夷簡欲舉舊章乞加綜覈。此誠深計預備國家長久之業也。况茲一事前後上言者至衆而事未果行。大抵慮敵人驚猜有奸盟好。然敢問議者若終不訓習可保北虜永無患乎。此乃慮外忘內。視蚤蝨而不見太山之論。審如此者亦當別為長筭安可捨舊防而待決。卧積薪以俟燃邪。臣再思依違之端。蓋由諸臣不敢專任其責。常虞鄰邦萬一之隙。自廢中國無窮之利。務習常態苟圖目前。况兩國盟書本無此禁。我之政令彼何預焉。且聚民教之。不過以生事為戒。猶有素備之防。若弃而弗脩。則養禍自貽。遂無可救之策。二者相準利害甚明。矧今羗賊背恩邊境騷動。臣為可因此案集聲為援助。雖使傳播亦何害於歡盟哉。安危之機理不可緩。臣忝聞政事為時未久。言輕體大。懼緣人廢欲望聖慈更與張士遜章得象王駿已下老成之人參決可否。必謂恐生外釁。即乞特差精幹之臣

別託他事。奉使河朔。與呂夷簡及都轉運司密為規畫。將主客二等丁壯。如何均濟。兼點集之後。用何術得外無張皇。內便教習。并望騰寫近日臣僚所上鄉兵利害文字。令一處商量。使行經久。惟陛下留神省察。

時兵冗用度乏。殿中侍御史呂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而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鳴之。猶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役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而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踰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捕。而汰冗濫。

英宗即位。召蘇頌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為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閒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

治平元年。三司使蔡襄上論兵九事。疏曰。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謂當今之急務。彊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欲脩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強則國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強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強兵之說如何。一曰消冗。謂兵不可以二。恭減。當有術以消之。二曰選擇。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陣之人。即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

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曰立法。謂兵絕無統制。故不可用。用之則敗。此五者備修。則兵少而精矣。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兵強矣。其說皆世人常論也。然而行之。則為治道之始。不行則為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

一事。中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財用。財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增。不計校。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之不足也。三司但支辦衣糧。日日增添。不敢論列。謂兵非職事也。四者各為之謀。以至於此。若通而為一。則可以計校兵籍多少。財用有無。不至於冗。臣欲乞招置增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令三司計度。衣糧如何足用。管軍每乞增置。必須詰問其所以之因。必不得已。方可具奏。如此。謹重乃省兵之

一端也。

一事。近年置諸路安撫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東。西。廣。南。東。西。兩浙。福建等。駐泊禁軍。皆是北人。南方水土異宜。水行不知舟楫之利。山行不堪阻阨之險。一徃三年。死亡殆半。其不便一也。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及至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以此屯戍之多。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唯道路勞苦。妻奴隔闕。人情鬱結。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東。淮南。外。諸路鈐轄。安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年滿。量留合要人數。差補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填闕。或問南方難用北軍。祖宗平定南方。盡是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祖宗之兵。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外兵。今者南方。但當作禦盜賊之計。若禦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習精熟。可以驅使。賊勢大者。暫遣北軍。不為失策。

此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陝西河東。自慶曆已來。用兵之際。置寨柵數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耕農。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留兵卒。隨宜罷遣。以寬難置糧草之費。亦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防邊兵卒。老弱病患。先須揀選。若在邊鄙。不唯虛費糧儲。兼亦不堪戰鬪。千兵若有百人老弱。遇敵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廢。如此為患。須至選揀馬有不堪入陣者。而為患與老弱之兵同。陝西河東。方今無事時。若先選揀。不唯訓練精熟。倉卒有備。大可減省糧草。以寬國用。

一事。或曰。招置土兵。如前日陝西弓箭手之類。只給與田。不費衣糧。於事為便。且如河北招置土兵。為害深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兼又父子相承。未嘗出城。驕蹇難動。故曰。為患深矣。河

北義勇十九萬人。昔年差熟。人情驚動。今耳目已熟。但須整頓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強壯。須及十萬人。不費衣糧。可與土兵相制。屯戍之兵可減也。

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糈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通一千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較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錢五百萬。減廂軍十萬。歲減緡錢三百萬。欲減禁軍。先減屯戍。欲減廂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

一事。諸路廂軍。指揮有六七百人。檢尋舊額。並無條制。蓋年歲既遠。亡失舊文。今若朝旨。諸軍指揮。并將校以下。不得過五百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即依舊額。今日以前有剩者。並令依舊。候及五百人。一依今來指揮。輒敢額外添人。並以遠制論。不在去

官原赦之限。

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窠雖全兵卒只
有三二百人。虛費將窠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謂若兵
士三百人。即有將窠三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移補別
軍。候及三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

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運。最為枉費兵士。邊郡
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百人。多者至千人。自宋明有
條制。州郡皆以人情不敢禁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員。近由
江浙遠自湘潭。一舟十人。至二十人。一歲往還京師。可了一次。
一舟之費。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載官物不過數千緡之
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事也。天下州郡自太平以來。廨宇亭榭
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臨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唯

枉費財用。必須多役兵卒。此三事也。天下持送官物入京。如牛
皮兵器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轉運司。不急用者罷省之。或
合水路。可以減省兵役。此四事也。養兵挽船。不若和雇。則止於
程限之資。養兵則終歲給之。其費必倍。此五事也。大要舉此五
事。嚴與條約。廂軍可省矣。

右僕射韓琦上奏曰。臣伏以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為兵。故其數雖
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所蓄冗兵可及
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
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
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
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下為弓手。其後刺
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

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

司馬光上奏曰。臣近日已二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為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

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天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負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為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為義勇。

何朝廷愛之於前。忘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集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丁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于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脩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

賂。僅得無事。嘗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其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者皆鄉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脩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負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

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逃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駭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籍卓賜寢罷。則一方幸甚。

光又上奏曰。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

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嘆美以為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富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况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

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刺以為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為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為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為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命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為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有一時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污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光又乞罷陝西義勇。劄子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

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鼎柞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惟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德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一。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有。又

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懸若一如
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
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
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勞之大幸

光又乞罷陝西義勇劄子曰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
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
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
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
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
廷若能擇有方畧膽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
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
何所難况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孜孜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

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
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嘗籍陝西
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
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今於邊州屯戍當
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教
為兵自陝以西間間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巨
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
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贖刺面之後兵員教頭利其家富
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贖湏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預千
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鏹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惟乘麻屨
耜至於甲冑弩矟雖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慙愚加之畏懼臨
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為

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務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爭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群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添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先又乞罷刺陝西義勇。劄子曰。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

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面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踈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命曰。無耻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外逐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遂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當。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為平民。其為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為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為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勅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况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為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為改更。則是今後朝廷號令有過誤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也。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

三年。光又言招軍劄子曰。臣聞近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虞。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為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能取勝。兵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者。如白黑不為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

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一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目係籍之兵。已為不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較。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為有餘。為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怯懦。無他材畧。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他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

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為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贖。若不顧困中之粟。筭中之帛。所餘幾何。而唯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羣臣既不能為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為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痾。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日災傷之慶。軍無見糧。糗薄粥以餉飢民。猶不能給。况刺以為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吠畝農民。止因一時飢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為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為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慶。州縣

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祚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浼瀆天聰。陛下未嘗為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耻居位而不言。不耻多言而見厭也。

英宗時。陝西轉運副使范純仁奏曰。臣伏見陝西沿邊兵將俱冗。城寨亦多。倍費供須。虧耗財用。今來既許西人納款。諸路罷兵。正宜節省經費。漸圖豐實。若更因循舊規。不務改作。豐實之期。固無可望。年計支用。亦將不足。萬一再有邊事。或值歲歉。倉卒之間。何以為計。伏望朝廷檢會天聖以前。陝西沿邊軍馬兵官數目。及委帥臣條列。今未合留城寨。及合減將官冗兵人數。參定中制。各令遵行。其間或有帥臣不思體國。務為冗占者。亦乞朝廷特行誠勵。如此。則不惟西陲

漸可完富。兼使夷狄畏威易為馴服。乃乞覺察沿邊希功生事之臣。重行責降。使夷狄知朝廷好生之德。則可省戍守之勞。至政豐實。神宗熙寧二年。知諫院陳襄論汰冗兵劄子曰。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歲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州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大抵兵貴在精。不在衆。今若選擇精悍之士。而去其懦

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而不足矣。

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唯唐之府衛最為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復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庶事草創未復古。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未亢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頗謂民兵可復。而正兵可消。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冓授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一歲費五萬緡。至於民兵。則非有廩給。唯是給之土田。或只將見今有死人戶。稍寬其租稅。省其力役。以正兵千人之費。是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亦不可驟行減放。但當即罷招填。盡歸民兵。府衛之。使財力不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強國捍邊。實為世之利也。且欲乞。即輔臣選議治體

曉兵法。或先曾獻議。其言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三年。司馬无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曰。臣先任該官日。伏見國家控刺陝西義勇。臣累曾論列。以為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沒。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教以戍邊。或如慶曆中刺為正兵。則衆人觀環慶之敗。辟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歛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鬪以絕其命。是驅良民使為盜賊也。彼為官軍則惜生。故望風而走。彼為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為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况當遠離朝拜。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

光又乞留諸州屯兵劄子曰。臣奉勅充永興軍一路丘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急。則盡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患豫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况逐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間謀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內永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

光又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曰。臣竊聞道塗之言。不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

妻孥徒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戾。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恟恟不安。亦無能為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頗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

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必。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吠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住。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

四年。樞密使文彥博奏論兵政曰。臣向因進對蒙詢及黠民兵利害。臣與吳克即時略具大旨上對。然而天威之下。頃刻之間。固未詳悉。

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垂意。三
四年前。樞密院檢錄得開寶初至治平中。內外兵馬大數。頗甚詳備。
遂議酌中。定為永額。比至道前。即差多。方慶曆中。即頗減。內壯根本。
外護邊陲。去冗留精。適用省費。蒐補訓練。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隣於
羗胡。即有屬戶番兵弓箭手之類。以至次邊州軍。盡置義勇。緩急調
發。以應征防。若守將廢之。得宜。經久必無闕事。兼向時諸路郡縣額
外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盜賊。如此紀綱。臣以謂深勸方今之宜。頗
得備預之理。設有未至。或有廢墜。即當彌縫振舉之一可也。恭惟太祖
太宗之定天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
累聖相承。而無異道。歷年彌久而無異法。故臣以謂當今之宜。得
備預之理。有未至而廢墜者。彌縫而振舉之可也。今陛下以睿聖之
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不識兵戈者幾百年。臣正觀前古致治。

未有如此之安且久也。故生齒繁息。逾於二漢。封疆廣遠。過於三代。
所謂民不改聚。地不改闢。施之仁政。而不煩擾之。則太平之効。又何
加焉。陛下必欲捨此而別求治道。以致太平。更易兵制。以張威武。固
非臣愚所及。况臣備位樞府。所主唯兵。不能上副盛意。委曲經畫。尸
祿之責。所不敢逃。伏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之重柄。
并還將相之印綬。得以散秩。俾守外郡。從愚臣知止之分。全朝廷退
人之禮。臣不勝大幸。然臣久蒙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竊謂兵民
猶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禁暴戢兵。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
允更制維御之方。深願慎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冒犯宸聽。臣
不任隕越惶懼之至。

元豐二年。河北路轉運判官呂大忠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患。終在腹
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

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是今日養兵之弊終為他日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察也。夫養兵所以制敵。將使邊鄙安靖而腹心受其賜也。今養之太冗而處之無法。腹削腹心以供其費而猶不足。雖能勝敵無所用之。况不能勝者哉。雖然。邊不可不防。兵不可不養。弊之甚者則宜更之。患之大者則宜消之。必使天下井牧其地。伍兩其民。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是臣之願也。未可遽行。如漢之屯田。唐之府兵。亦足為善法。而不能盡用。則今日養兵終危道也。危道之中又有甚焉。以疲弱失教之兵。置之極寒不毛之地。日耗費直之粟。歲勞輓饋之力。寇小至則不足與校。而強校之。寇大至則不能以支。更求益兵。而申其致師之計。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涯之費。非徒費也。又將起腹心大患。豈非危道之甚者邪。為今之計。亦可以回顧少思。而去其太甚者矣。臣謂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

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臣又聞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邊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吾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凡此者。雖非先王之法。不猶愈於今日之弊哉。以臣之愚。雖不足以權大事。欲望聖慈。試以臣言參問邊臣。許其極論。是非覆奏。如以為非。則是邊臣欺罔。陛下終不能銷天下腹心之患。或以為是。則願陛下不憚一時之

勞盡講遺法而行。不三四年。國力民心庶可蘇矣。臣無狀奉使。以覲饋為職。不能廣謀財利。以應一切之急。而言及養兵之弊。人皆以臣為不善避嫌。獨臣之愚。志安社稷。不忍緘默。以自取容也。

三年。判三班院。曾鞏上言曰。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勢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

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當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緘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當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

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晉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閩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繼瑋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處之兵。各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邊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能。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網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姦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

神宗時。右司諫蘇轍乞禁軍日一教。狀曰。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矚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此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

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而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翳。將用人之死力。必推牛醜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

鄭辯奏曰。臣竊聞朝廷密有詔旨。令河北繕城塹。儲粟藁。以支北虜。諸郡奔走休惕。以從事。至有帥臣躬督役夫。以穿濠池。殊可恠笑。北虜雖夷狄。其舉動亦顧曲直。今無警隙。倚緣遽有南牧之計。比者黠兩地稅戶千背。茲雖事生。亦未為踰盟之大失。臣素知幽燕間鄉民皆黠之。非頗以為兵也。無屯兵營。火伍糧糗器甲之制。惟將迎漢使。歲役之三月。又其黠之者。似聞非虜主意。乃其首蒙妄為之。既已黠之。則可移文訊其所以。然彼如自屈。則宜約以不可再補。苟能聽我。則又何求。議者或為虜乘我與西羗有嫌。欲用此為牽制。此亦非也。其聲勢不足以為牽制耳。西羗之嫌。奚與於彼。必未能棄六十年聘好。而為弱羗絕盟。其利害固可較也。今不計其虛實。而想像乎沙磧萬里之外。風搖草動。則以為虜騎已挾弓而群至矣。於是繕城塹。儲粟藁。奚其易動哉。河北歲連旱。既動力役。則不免缺率於民。是未見虜人之一迹。而先已自擾其民。因虛聲而受實弊。是豈為靜勝者耶。而必使虜人真入寇我。遂不戰而獨城守乎。攻城者非虜伎之長。且將直驅而南。則柰何乎廟堂之上哉。日者廣州妄奏交趾之入。而遽

為之易即調兵以驚動南方之民。今又無故而備河北。無他。將帥不擇。兵衆不練。財力不充。直出於畏怯而已。亦何足以明方略之成敗乎。臣欲乞陛下密下河北。勿令修繕。務在安養其民。如平時而已。則我中國之持重。不為夷狄所窺。亦可以有成筭矣。

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盜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之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責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救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修。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象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歛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

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而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

知洋州文同上奏曰。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為巨鎮。疆理所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褒斜臨漢沔。平陸延褒。凡數百里。壤土瘠沃。堰埭碁布。桑麻杭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棧道抵劔門。下趨成都。歧雍諸山。遶迤東北。深蟠遠峙。孕畜雲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輻。遠通樊鄧。旁接秦隴。貿遷有無者。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尚。雜處閭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漆象衣被。他所近。歲洮河所仰。茶產鉅億。公糶私販。輦負不絕。誠山西浩穰之奧區。而朝廷所宜留意之劇

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而已矣。臣嘗度之。其縱廣
亡慮二十里。痺薄毀陷。久不營葺。姦窺盜越。易如短屏。兵卒合聚。群
戍所繫。裁滿五百。罷病孱弱。下軍者半。分隸他役。常非此有。近復調
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餘人。况一城之中。民屋錯比。運甍接宇。
可數萬計。生齒雜處。填斥坊閭。臣常自顧亡狀。誤蒙朝廷。不用重委。
符守。班條之暇。靜慮及此。輒謂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
齊一之兵。欲控制遐遠。影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官府儲峙。若
止用此。且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國家所以設城置兵之本意也。
臣每一念此。食輟七而寢去枕者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祚以來。于今
七年。曷嘗不一日孜孜安養元元者。為政理之急。未治者既治之矣。
已治者復為之立。不可廢壞之法。補缺綻漏。大小咸輯。下聽不倦。有
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說。仰干宸衷。伏望陛下。不以臣疏賤。而

幸錄其言。願賜參可。下詔有司。遂俾如事。修累雉堞。增屯營伍。以赫
威靈。以壯制度。沮邪謀。定衆志。安固基本。禹世不動。亦所謂先定應
猝。豫備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噤
嘿。臣無任僭易妄越。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許將召為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
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
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嚴
而斂之。取四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
衆筭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
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其
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

卷之三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